

一、编者与作者

我没在报纸工作过，但给报纸写了不少文章。一个好的副刊，编辑通常有自己的意图，这样的意图常常表现为某种题材、某个时日、某类人物或某种提倡引领，比如请作者写节日、写成长、写抗洪、抗疫的成果，或者对读书的向往等等。编辑最理想的，是组织一版或两版的几篇稿子，能互相呼应，形成整体。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可写作的人，往往不是完全从编辑的意图出发，而是从自己熟悉的、想发挥的地方落笔。这时候就出现矛盾：你最想写的，恰恰不完全吻合编辑之意；你最珍视的、最与众不同的，偏偏是编辑的“计划外”笔墨；你写得很新鲜、与众不同的亮点，有时成为编辑觉得不适合、难以使用的部分。

我跟编辑打交道，算是好说话的。编辑提出修改，99%我都欣然接受。当年光明日报发表我的《夜的眼》，黎丁老编辑打电话说，“你的小说还多37个字”，我说“好，现在就删”。电话没摁下，不到3分钟，我减了42个字。他说了行，别再删了。

可即便如此，想法也未必总能一致。有编辑约我写游泳，说游泳对健康好，对精神面貌也好。可我还有不一样的体会——我认为游泳是上一代、上一代人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志性课题之一。毛主席特别提倡游泳，绝不仅仅是为了锻炼身体，他说“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”。我父亲觉得即使什么事都干不成，只要能游泳，这辈子就算没白活。可这种不成，报纸编辑很难接受：怎么把游泳上升到中国式现代化上来了？

再如回忆入党宣誓。我1948年10月10日入党，差5天满14岁。当时我会唱一首洗星海、安娥作的歌：“路是我们开凿，树是我们栽哟，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……”得知

入秋以后，秋风为果园里的每一棵果树修剪枝条。这是大自然在给果树“留白”。在不疾不徐中，满树青翠只剩下一片疏朗。此刻的果实，不再需要绿叶的簇拥，它们自己就是生机和美。

小时候，家里有一片果园。我跟随祖父修剪果树时总是犹豫，不愿剪掉那些长得好端端的枝叶。祖父说，只有剔除稠密冗弱的枝条，才能避免花繁不实，叶茂无收。到了秋收时节，因为修剪得当，每一棵果树果然都硕果累累。祖父的做法，也是在给果树“留白”。

说到“留白”，不能不提丹柿。老家村庄，许多农户在自家庭院里种植柿树。大家不单爱柿树果实甘美，还爱它给乡村秋天带来的意趣。丹柿高挂枝头，秋风一遍一遍地吹，它们便愈艳愈甜，在梳枝、蓝天的映照下，一盏盏小小的红灯笼愈引人注目。唐人段成式的笔记小说集《酉阳杂俎》里总结柿有“七绝”：“一寿，二多阴，三无鸟巢，四无虫，五霜叶可玩，六嘉实，七落叶肥大。”这“七绝”，有的一眼便能看出，有的只能在柿树“留白”时才能悟到。譬如“寿”，我以为，不只是长寿，还体现在柿树的叶落实存、身无冗态。秋霜带走满树蓊郁，不留虚繁，柿树才有“留白”过后挺拔脱俗的寿者相。

到了秋天，柿、榴、橘、栗……哪一样不

午后，顺着村头的机耕大道向北转悠，路旁花椒地边停着一辆电动车，看不见摘花椒的人影，是隐入树丛深处了。黄土崖被夕照映成澄明的油画，沟畔的玉米青纱帐油绿幽静，蝶飞鸟啼，故土南凹的秋声妙不可言。

攀上高坡，远山近岭，眼前是一大片套袋的苹果园，园中有一处颇新的白色建筑。突然，传来几声啾啾的马的嘶鸣。不是牛驴骡的叫声，是马，南凹村中多年没有这种彪悍的声音了。农业机械化替代了牲畜，青壮劳力进城打工，居住在城里，农忙时回乡料理花椒一类作物。

这马的叫声从何而来？

走近白色建筑，原来是一处马场。4匹马，一白三红，在栅栏内低着头静静地吃草，偶尔发出几声鸣叫。这划破寂静乡野的萧萧马鸣，是在呼唤乡居的白发老者来相会吧？马儿抬头望了望眼前的陌生人，又埋头啃食了。

这目光沉静，四肢健美、脖颈修长、毛色发亮的骏马，可是从北部草原来的？多年前，曾北上鄂尔多斯，采写一篇关于库布其的文章，骑马奔驰在草甸与荒漠相间的治沙工地。眼前家乡苹果园的马，像极了曾经的坐骑。

听说这一带几百亩果园，是一位年轻人在经营种植。马是从内蒙古草原购买的，是受过老牧民驯化的，很乖。马吃的苜蓿，也是从北部草原定制的。主人常骑马在果园周边巡查。科学管护的苹果长势喜

办气韵生动的副刊

王 蒙

批准入党后，没有宣誓仪式，我从什刹海一路唱着这首歌走回家。文章里我写道：“一个小人儿，怀着对共产主义、对革命的热情，唱着‘创造新世界’就走回了家。”我觉得这个描写很生动，可编辑不认可“小人儿”的称谓。那年我才14岁，是鲜活的事实啊。革命高潮带来革命者的低龄化，农村甚至还有11岁入党的党员呢。

所以我认为，编辑意图和作者的风格、趣味、语言之间，需要一种结合与平衡。

二、郑重与轻松

副刊和社论、报道不一样，读着应该轻松一些。但轻松里有郑重。轻松是什么？是生活性——不管写多大的主题，让它变成你的生活、你的感受、你的温习、你的回忆，而且带着趣味，带着嚼头儿。

1949年10月1日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，这件事太重大了。可我写的时候，写自己是中央团校腰鼓队队员，那天要凌晨4点钟集合，身上披着红绸绿绸，打着腰鼓，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敲腰鼓的节奏。这是我青少年时代美好的记忆，充满了在伟大历史转折中的幸福感。写中国革命的胜利，写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写天安门广场、毛

是好物？它们挂在枝头，有的累累地热闹着，有的洒脱地安静着，赤诚、圆满、自得，这既是耕耘之后的收获，也是留白之后的沉淀。

不只是那些果树。秋天的风物，处处疏朗，最适画一张“留白”的妙图。譬如宋人画秋荷，常只取半片残叶、一茎枯荷、三两莲蓬，垂首在空阔的水面。大半张画面空白着，却能让人看到清波、秋意和天光云影。元代倪瓒画秋色，近处一座空亭、几株疏树，远处一抹淡山，中间浩荡空明全是水体，不多余，不充塞，大片留白才是画家真正用心的地方。

大自然最懂留白之美。繁叶落下，果实中空阔中显现，由于四周的虚空，那些果实显得格外鲜明和突出。至于那疏枝间的天光、鸟影、风声，也都尽在其中。留白不是为空而空，而是把更多故事和想象留给观看的人。因此，疏枝留实的秋天，实在没有多少寂寥可悲。

草木一秋，人生一世。春华灼灼时总想着做加法，枝枝叶叶都会不得修剪，总以为密些、繁些、热闹些，才算蓬勃地活过。到了收获季节才豁然明白，真正的丰盈往往是在疏朗里长出来的。舍弃的枝叶，放下的纠葛，用心留下的空白，到后来都长成了沉甸甸的果实。留白，是为了成就生活的果实，收获人生的果实。

人，每个成本8毛，据说每亩收入数万元，已远销海外。

脚下这片向阳的凹地，由游牧转为农耕，有千年之久了。昔日饲养室的遗址，还残留着拴马桩，其中一件被放置在村里书屋的门前，顶上有卧猴，被视为庄户人的一件宝贝。人与马的故事，县志和族谱均有记载。曾祖父辈，家中放马的少年，骑自家的白马，随八路军上了抗日战场，留得英名。

四季更替，流年似水，老一辈庄稼人化为泥土，新一代人走出故土，闯荡天下。土地不老，春种夏耘，秋收冬藏。田地流转，规模经营，外来人成了这片土地的运营商，租金收益可补贴农民养老，比自己守着划算。

夕阳西下，见村头停了一辆收花椒的面包车。今年雨水多，光照充足，大红袍花椒收成好。尽管价位不高，但卖花椒的老少依旧笑容满面，劳动的果实换来平凡而实在的光景。

驻足远望，北边高坡上的灯很亮，偶尔有几声马的嘶鸣，在乡野晚风中传播开来。



主席、阅兵，同样也可以写我们的打腰鼓，也可以写得风生水起、电闪雷鸣，也可以写得举重若轻、趣味真切。

有些事非常重大，但重大里的轻松同样让人感动。我有幸在国庆招待会上和航天英雄们聊天，问他们在太空是不是看到很多星星。他们说：“星星很多，但看得最清楚、最亲切的是地球。更重要的是，王老，您别以为太空人脱离了地球，其实多数情况下，飞船待的地方，是地球的家门口。就像小孩儿，出门的时候家长说‘别跑太远’。”这不也很亲切吗？

现在人们爱说烟火气，其实生活也可以是清雅静安之气、书卷吟咏之气、鸟语花香之气。难道还有比人民的生活更伟大、更赏心悦目的景象吗？我们有一个传统说法，叫做“气韵生动”，我们的报纸副刊气韵生动起来，怎么能不充满生活的美好与力量呢？

三、媒体与舆论

自媒体越来越发达，信息之广泛、点击量之大，是许多报纸和书籍不能比的。我们的网上舆情总是好的，可舆论有时很难把握，动不动就形成含有负面情绪的舆情——其中既有一定的民意，又掺杂了一些戾气，一种与人为恶，一种起哄架秧子的盲目冲



▲油画《水乡》，作者马常利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动。网络舆论太容易从众，呼啦一下就形成舆论，尤其带动发牢骚、仇官、仇富、仇名、仇文化的“忿忿不平”。这时候，媒体和副刊应该发挥引导作用。

10多年前广西师大出版社曾做过网络问卷调查：最看不下去的书是什么？大多数答《红楼梦》。不但《红楼梦》，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都被吐槽说“看不下去”。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有文化的民族，把我们自己的巨著说成“看不下去”？这种舆论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报纸等主流媒体就要有科学、稳定、健康的舆论引导。这种引导同样需要恳切直面，需要有凝聚力、说服力，入情入理、入木三分。

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让正确的论点压倒那些稀奇古怪的标题党。记得1980年我经过香港，和艾青老一起。在一个访谈的第二天，一张报纸说艾青对文学有什么特别稀奇古怪的说法，那个题目吓我一跳，结果内容恰恰相反——用相反的题目招引读者。现在，网上这种事太多了。不健康。

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：我们要推动网络新媒体的建设与发展，我们要客观地正视舆情，理性地倾听舆情。但至少应实事求是，从核实真伪做起。媒体要敢于善于对热门话题发声，亮出观点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报纸副刊在舆论中的亲切与成熟的引领作用。

中国的报纸副刊是一绝。很多大人物都在副刊上发表过作品，很多重要作品始于副刊，很多著名作家本身就曾是个副刊编辑。可见这是一块值得珍视值得耕耘的精神文化园地。



荆嫂子的理发

张朝林



为工作和照顾老母亲两头跑，瘦得不成样子，心就揪着疼。话说回来，钱是挣不完的。最后就心一狠，兑出去了。不然守着店，抽不出身照顾婆婆。”此时，荆嫂子的脸上漾起一丝甜甜的笑意，“这也算是对我爱人工作的一种支持吧。他是独苗，公公走得早，婆婆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，供他上了大学，不容易。婆婆本应安享晚年，却得了脑出血。命保住了，人瘫了，吃喝拉撒都得有人照料。我爱人在政府部门工作，长年驻守在秦岭深处的镇子上，几个月才难得回家一趟。我婆婆也是我的妈妈。”她语调平和地叙述着。

这时，她的手机响了，是另一个小区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打来的，请她上门服务。她应承着，等理完这边人的头发就赶过去。

小区不少老人都是荆嫂子的老主顾，只认她，理一次7块钱。价格高低是次要的，关键是她的手艺好，态度好，上门服务，大家都非常满意。久不收拾发型的老人，经荆嫂子一打理，年轻了好几岁。老人们喜欢找她理发还有一个原因：她会唠嗑，家长里短，都是暖心的话。谁家有点烦心事儿，她一开导，愁云就散了。

王大娘说，小区里好几个瘫痪在床的老人都是荆嫂子上门服务的对象。“一次小区停电了，我家老头吵着闹着要理发，实在没辙了，只好给荆女子打电话。荆女子硬是爬了28层楼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心疼啊，赶忙给她擦汗、扇扇子。咱老头感动得眼眶泛着红。”

“荆——荆女子——好——女子。”老人含糊不清地夸着，颤抖的手勉强比画一个不太标准的“点赞”。

大家都笑了。夕阳的余晖正把小小的理发点照得红彤彤。



天刚刚泛青，张松彬就醒了。

他今年79岁，家住广东省罗定市罗平镇古勇村。“南粤红旗渠”，说的就是他们镇的长岗坡渡槽。1976年开建，总长10.5公里，132个跨拱，5200米槽身，一度是世界最长的人工渡槽。1981年通水，每年将相当于二三十个西湖的水从太平河、罗镜河送入金银河水库，灌溉良田，供给生产生活用水，将曾经“十年九旱”的罗定蝶变成“岭南粮仓”。

长岗坡渡槽修好那一年，他34岁。45年过去，尽管渡槽最高处离地面有30多米，他雷打不动，几乎每隔七八天都要上去走一趟。每次，最让他开心的，就是爬到半坡，尖着耳朵，听头顶渡槽里哗啦啦的流水声。

这天，他照例摸黑套上胶鞋，出门时门轴轻轻响了一声。一路朝上，石阶缝里长着蜈蚣草，露水很快打湿了鞋帮。他走得有些慢，膝盖骨像两块磨圆的石头，爬一级就轻轻磕一下。终于爬到渡槽最高处，站在那儿往下看，豁然开朗：绿油油的稻田、长岗坡党员教育基地、初心楼研学实践教育基地、感恩如泉广场……

修渡槽那些年，张松彬一直担任拖拉机手。水泥、钢材、石料……工程上最重的东西，差不多全压在他那台“铁疙瘩”上。记得有一年春节，工地水泥告急。现场总指挥梁自然跑去水泥厂“堵”厂长，软磨硬泡弄来10吨。消息传来，张松彬碗筷一撂，就轰隆隆发动拖拉机。工地离水泥厂40多公里，路况坑坑洼洼。他饿了啃几口干粮，困了在路边眯一会儿，最难的是深更半夜，连路灯都没有。凭着出色的技术和韧劲，他便是颠簸八九十公里，把水泥拉了回来，保证了第二天施工。

工地上没有旁观者，干部们都身先士卒。有群众就编了小调唱梁自然：“工地常见总指挥，经常身水与身泥。常找民工来倾计，鼓励大家敢作为。”

当时18岁的高中毕业生蓝培佳，加入梁伟发领头的“青年突击队”，专抢最硬的活来干。作为木工，他每天都得爬上30多米高的木架，搭建浇筑渡槽的混凝土模板。烈日把木板烤得滚烫，人在3条木板搭成的“桥”上凌空作业，丝毫犹豫和马虎不得。“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。”多年后他回忆，“一脚踩空后果不堪设想，但我们始终没想过退缩，因为这是为父老乡亲谋幸福。”

4年多里，4万多人就靠肩挑背扛、钢铁铁锤等土办法、土工具，一点点把图纸上的一条条线，变成了这片土地上的水利奇迹。通水那天，梁自然、梁伟发、张松彬、蓝培佳他们激动地站在“人工天河”边，布满老茧的双手缓缓伸进槽渠里，眼泪像清泉一样流出来。

这些陈年往事，张松彬很少跟人提起。在城里工作的儿子张永华打来电话说：“爸，您来市区住，楼里有电梯，不用爬。”他说：“我爬惯了。”他试着跟儿子解释，站在渡槽上，看见水从自己拉来的水泥修成的渡槽里流过去，有种说不出的痛快和成就感。

儿子张永华依稀记得三四岁时，他贪玩烧着了裤子，大人们在工地上，结果耽擄了送医，膝盖下方落下道长长的疤，但父辈的担当，也深深烙进了张永华的骨子里。2017年，老父亲把他叫到跟前，话不多，却沉甸甸的：“村里需要你！咱家可以少一个挣钱养家的人，但不能缺一个为大伙儿办事的人。”

张永华二话不说，把城里的工作辞了，回到古勇村当起了党总支书记，一干就是近10年。昔日的撂荒地复耕了，稻浪在村前屋后起伏。村里人说，张书记走路的样子，跟他父亲当年一样，风风火火的。

渡槽下方的双蓬村变化更明显。随着全省实施“百千万工程”，长岗坡周边焕然一新，成了国家3A级景区，出产的精品丝苗米终于卖出了好价钱，村民们腰包鼓了，脸上的笑容明显多了，村集体收入也从几万元飙升到26万元。“这么多年了，从未活得像现在这么有盼头。”村党总支书记陈伟健开心地说。

渡槽沿线种上了桃树、三角梅。春日里，紫云英、格桑花纷纷绽放，荒坡野地变成花海湿地。每到非遗表演即将上演、开场锣鼓响起来，张松彬便蹲在槽顶往下看张望。刚结识的游客纷纷把手机、相机对准他，他总是摆摆手：别拍我，拍那渠，拍那水。

或许，老人家眼前，又浮现起年初一支长长的队伍在渡槽下集结的情景：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二期建设启动，云浮市第一时间组织民兵千里驰援，赶赴湛江参与清淤工作，出征仪式上队旗猎猎招展，大伙儿在军令状上郑重签名……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岗坡，渡槽之上有着代代相传的精气神。

大地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马 涌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征文启事

金秋时节，山河锦绣。国庆期间，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拟在“大地风华”系列中推出“我们的国庆故事”专版，诚邀广大读者用散文、随笔或诗歌等形式，描绘神州大地国庆期间的新风景、新生活、新体验。

来稿要求人物和故事真实、动人，有文学性和趣味性，题材不限，篇幅1200字以内为宜。来稿请发至本版邮箱 dadi@peopledaily.cn，并注明“国庆故事投稿”。